

闲云野鹤

## 把日子过成诗的人

●舒正

大名鼎鼎的杨成力,是个把日子过成诗的人。杨成力有兄弟姐妹九人,他排行老八,故网名八爷。

杨成力是四川叙永人,有缘来内蒙古扎根,已居内蒙古大青山下的水磨村8年,自建“杨成力·微·美术馆”一处。美术馆像降落在大青山下的一颗星星,闪耀着艺术的光芒。

杨成力以艺术为生,画画、书法、篆刻,无一不精通。只要进入杨成力美术馆,就会被艺术的氛围包裹起来。美术馆分上下两层,虽不大,可容纳了世间万物,异彩纷呈,艺术品位极高。在这样的环境中,很自然的想唱歌、跳舞,还想吟诗。

杨成力画画,认真、专注的深情与他娴熟的笔锋在优美的乐声中可以绘出最美的线条。美术馆的墙上陈列着他的画,他欣赏画犹如欣赏自己美好的人生。友人来了,看他的画,画中江南的水、水里的船、船上戴斗笠的人,这些都是他非常熟悉的,或许就是叙永景貌的缩写。他在大青山下写生,大山、树木、向日葵、野花野草都是他眼中的宝贝、创作的素材。无论是酷暑亦是寒冬,他都与天地为伴。秋天,他盘腿席地,像坐炕头一样,在骄阳下,描摹向日葵的一叶、一枝、一籽,继而让其辉煌。冬天,他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坐在雪地上,枯树枝也被他画得有了骄人的身姿。他乐观、大度,与世无争,日日有成绩,月月有积累,年年有硕果;争得是流水时光,快乐日子,美好人生。

每年的冬季里,他必买水仙,先从水仙的根部画起,一边观察一边画。一个个光秃秃的疙瘩,在别人看来没什么好欣赏的,但他天天看,天天画,一直画到水仙长出芽、叶,抽出茎,直至开花,栩栩如生,一幅堪比一幅美。水仙的生长过程被他画成了系列画,层层递进。一幅水仙画,就是一个漂亮的纸上盆景。八爷说等画好了送我一幅。我说:“我喜欢开花的水仙,你为什么要画它的根呢?光秃秃的。”他说:“我要画出水仙的生长过程,了解它的生长规律和习性,根据事物的规律循序渐进,画出的水仙才逼真、形象,生长过程很重要。”我恍然大悟。他不光要画事物最美好的时候,要画出事物的属性和规律,画出它的真来。遵循规律,寻求事物的真善美,用艺术表现事物的真相。这便是一个画家的责任,更是做人的根本。

杨成力是书法家。他写字时,废纸满地,一堆一堆的,像小山,但他百写不厌,直到自己满意。友人求字,他毫不吝啬,提笔便写。无论是谁,他都会慷慨赠与。他朋友很多,作家、诗人、书法家、普通百姓、地方官员、社会名流等,只要他们上得大青山,来得水磨村,或者是慕名到美术馆,他都热情接待。每逢春节,他写好的对联铺满了地,张张大红纸,对对春联,美术馆红彤彤的,温暖着一个腊月,一个春节,一个冬天,一个四季,温暖着朋友的心,他也乐得心上了开了花。

杨成力是美食家,厨艺精湛。在人们眼里,



《圣洁世界》(中国画) 作者:杨成力

他不仅是一个会把日子过成诗的人,还是生活的强者。他的日子像盛开的花朵,像清澈的山泉,像秋天挂在枝头的硕果,像一本人人喜欢的优秀绘本。他酿造的每一样都被人看好,那是因为他日子总是与艺术同步,同融、同喜、同贺!日子里有诗意,生活中有艺术,二者兼容,二者互映,二者密不可分。所以,他的生活被人们向往、羡慕。

杨成力是勤劳的人。他往往围一个大围裙,爬高卧低,汗水盈盈,把美术馆收拾得处处整洁光亮,一尘不染。他喜欢插花,剪枝、打叉、整形、浇水,花美得像仙女,他是一个独具匠心的间花人。他的美术馆日日都有花开,仿佛四季水乡。干花是他从野外采来的,还保持着年轻的样子,带着旷野的味道,自然和谐。壁炉与松果、莲藕、玉米芯、干麦穗都在他眼里款款生情、生趣、生诗。一个废纸盒,他在上面随意写几个字,就是一件可爱的艺术品。搬来一个枯树墩子,凿一凿,打磨打磨,摆一个地方,就是一件古董。一个断了腿的椅子,他拿着工具几经折腾,把它翻新如初。这就是杨成力的日子,日子伴着诗,诗在生活中酝酿出美好。

有朋友来,他扎着围裙在厨间走来走去。一个鸭子蘑菇汤已经煲了四五个小时,煲中咕嘟咕嘟,仿佛在唱一支歌。歌声中,鸭子酥软,蘑菇浓香,汤鲜味甘,是招待朋友的拿手汤。再来一杯好酒,主人的心意和那一锅汤,恰巧合着一首待客的美诗。他亲自去市场采购,他识货,会选好的食材。他会做,道道菜鲜美无比。他会吃,四川的、内蒙古的,皆美食。他是美食家,他邀请朋友品尝美食,朋友也常常送他好吃的东西。

杨成力极其热情大方,情趣盎然,细到一笔一划,大到托重举鼎。他的大水槽汪上满满的水,图片发在网上,还以为他家临着一片大海。顺墙根栽几支藤蔓,秋天,满墙的红叶邀映着绿绿的大青山,美轮美奂。巴掌大个天井,种了一颗李子树,他把它拨弄得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杨成力,本身就是一首诗。会酝酿诗的人,生活哪有不美的?

杨成力是个活泼、有趣的人。他或弹吉他,或双手击鼓,唱歌,跳舞,随心所欲。他做体操锻炼身体,轻盈朗健得像个小伙子。他自驾车去旅游,一行几千里。他看电视,沉浸在画面中,自得其乐。他画画、写字、篆刻、装裱,没有一日闲。偶尔,他在躺椅上小憩,舒展劳累的筋骨。闲下来的时候,他会好好喝茶,透明的杯子,茶或浓或淡,都是极大的享受。人生能够坐下来,慢慢喝一杯香茶,是幸福的。杨成力是会喝茶的人,他的生活是幸福的,因为他的日子里有诗。他喝着香茶,品着身边的字: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

杨成力是极孝顺的人。常常看着妈妈的相片,相框前是满满的鲜花、桃子、馍馍……百善孝为先,杨成力做到了。

日常中的杨成力,洗衣服、擦地板、修理下水管道、裱字画、削土豆皮、穿针补旧、听音乐……我说,八爷,你的生活充满了诗意。他说,简单生活。可这简单中包容着博大的艺术啊!他又说,人生不必奢求太多,无需追求太快,平生所愿,烟火素淡,就是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了。说这话的时候,他在聆听哈林演唱的《遥远的妈妈》。

杨成力一身技艺,智慧超人,于是网名的八爷更多了几分成熟、几分智慧,便是一位成智老人了。



图片来源:IC photo

## 阅读 静待一朵花开

●刘守林

静夜品读,那些灵性的文字像一只只小精灵闯进我的心头,生长出鸟语花香,流淌出灿烂阳光。放飞的情思,很重;放飞的线儿,很长。月光仿佛他们的笔,现在停歇了,但那些前尘往事,那些低吟浅唱,仍然停歇在心头。

许多时候,我习惯在文字中沉溺。文字是我的积木,我像长不大的孩子,在它多彩的世界里拆卸拼装,并且乐此不疲。写作是一种回溯,而阅读便是一种流淌和审视。

我最初的阅读是在五年级。十一二岁的孩子,把老师的话当作圣旨。之前随随便便地在语文老师那里借小人书看。见我喜欢,班主任就建议我多读些课外书,当他第三次提起课外书时,我便认定阅读是件大好事。问母亲要钱,缠了几天,要得5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揣在怀里兴高采烈地奔向镇上的书店,犹豫了几个小时选中了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部小说。回家后,摆出一幅庄重万分的样子来翻阅,看过几遍仍不足以深解。现在想来,那时的状态有点像一个小身体矮小的朋友非要摘得挂在树梢上的风筝一样,掂着脚使出吃奶的劲仍一无所获。那时候的我不是在阅读,倒是有些故意亲近名著的小小虚荣心。

虽未能读出啥名堂,庆幸的是阅读的兴趣由此激发出来。在小学升初中的暑假,除了帮大人做些家务外,闲来无事的我就天天跟着奶奶到刘伯伯家串门。刘伯伯在中学当教师,经常坐在门口捧着书看。心下喜欢,于是偎着墙脚挪步走到他跟前,怯怯地开口借书,刘伯伯倒是笑了:“武侠的,要不?”我两眼发亮,忙不迭地说:“要、要。”于是,两本砖头厚的书递到了我手里。晨昏捧读,一个暑假下来,记不清自己已经看过多少本书,并由此真正接触到了武侠小说,熟悉了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些名字。从他的书中我还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未解之谜,知道了历史上诡异的谋算会断送忠良,知道了现实中阴险的笑容也会戕害人命。

刘伯伯的读书生活使我受益匪浅,深深地影响着我。

之后,我对大部头作品有了探究的兴趣。业余时间常光顾图书馆,不管作者是有名还是无名,只要喜欢就由着性子看。看得杂也看得多,甚至把以前走马观花接触过的书也翻出来重读。阅毕记些杂感,由此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摘抄、评点、记日记。从简单的读发展到自由发挥,以至于现在看书时会有意无意地备好纸笔。工作间隙,阅读没有了特定的目标,有什么就读什么。前些天看了李洱的长篇《应物兄》、阿来的《云中记》,而最近在读董桥的自选集。阅世的体会,品味的历程,在他旖旎的笔下生出苍凉的意境,倒也契合了现有的心境。

如今,在工作之余,我也会做些读书注解,铺纸成花圃,笔做锄,为圆梦中的四季缤纷种下心情,悲悯、失落、难捱……释放完了,总能得到丝丝的暖意,熨平那些不甘和失望的皱褶,尽情享受沉浸于文字的温暖。

以文字为养料,段落剪裁,春夏秋冬,静待一朵花开。